

浙江文叢

孟郊集校注

〔上册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孟郊集校注

〔上冊〕

〔唐〕孟郊著
韓泉欣校注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孟郊集校注 / (唐)孟郊著; 韓泉欣校注. — 杭州:
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2. 9
(浙江文叢)
ISBN 978-7-80715-958-2

I. ①孟… II. ①孟… ②韓… III. ①唐詩—注釋
IV. ①I222. 74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228466 號

孟郊集校注

(全二冊)

(唐)孟郊 著 韓泉欣 校注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
網 址 www.zjgji.com

責任編輯 況正兵 徐 碩

封面設計 劉 欣

責任校對 余 宏

責任印務 賈 敏
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張 39

字 數 517 千
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80715-958-2

定 價 200.00 圓(精裝)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ISBN 978-7-80715-958-2



9 787807 159582 >

重版說明

浙江古籍出版社『浙江文叢』系列《孟郊集校注》，在本社一九九五年版基礎上修訂重版，原校注者韓泉欣先生集數年研究之力，對人物典故、字詞釋義多有補正，以臻更善。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二〇一二年十月

前言

『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。』（韓愈《調張籍》）唐詩發展到李白、杜甫，確乎達到了她的巔峰，因之備受世人的矚目。但正是面對這種盛極難繼的局面，中唐詩人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和開拓，產生了元白的通俗詩和韓孟的奇古詩，從而把李杜以後的詩歌創作推進到一個新階段。寫奇古詩的孟郊，既是韓孟詩派的奠基者，同時又是它的支柱，其地位和影響在今天幾乎沒有疑義。但在我國文學史上，孟郊却是最有爭議的詩人之一。褒揚他的人，說『孟之詩，五言高處，在古無二；其有平處，下顧二謝』（李觀《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》），說『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。其高出魏晉，不懈而及於古，其他浸淫乎漢氏矣』（韓愈《送孟東野序》）。貶抑他的人，或譏之爲『寒蟲』（蘇軾《讀孟郊詩》），或斥之爲『詩囚』（元好問《論詩絕句三十首》）。千餘年來，訥訥不休，莫衷一是。《四庫總目提要》就此發表評論云：『郊詩托興深微而結體古奧，唐人自韓愈以下莫不推之。自蘇軾詩「空螯」、「小魚」之誚，始有異詞。元好問《論詩絕句》，乃有「東野窮愁死不休，高天厚地一詩囚」之句。當以蘇尚俊邁，元尚高華，門徑不同，故是丹非素。究之郊詩品格，不以二人之論減價也。』其說較爲平允。然而要充分地認識孟詩的地位和價值，總須結合他的時代與生平，對其創作作一番比較全面的考察。

一

孟郊，字東野，湖州武康（今屬浙江德清）人。祖籍平昌（今山東臨邑東北）。他生於唐玄宗天寶十年（七五一），其時父庭玢任職昆山縣尉。父親卒於任所之後，母裴氏獨力撫孤，故其早年生活貧困。

德宗建中元年，孟郊離妻別家，往投河陽三城鎮遏使李芑，正好遇上兩河交兵，因之滯留河南達五年之久，直到貞元元年，纔轉往江西上饒與陸羽相會，然後折回長安依陸長源。貞元六年流寓蘇州，從而結束初次的學習和漫游。^{〔一〕}

孟郊初試之年今已不能詳考。貞元七年秋，他再次赴京，應明年進士試，以此得與韓愈、李觀等人相識，結下了深厚的情誼。當孟郊再試不第、離京東歸時，韓李均贈詩爲別，建議他往謁徐州刺史張建封，然在孟郊終亦無所遇合，故在徐州逗留未久，即返抵蘇州。貞元九年，三試於長安，又不第，遂不得不懷着傷痛的心情周游南北。先自長安至朔方，復由朔方南下湖北，訪盧虔於復州。濯足洞庭之後，又北上再度與陸長源相聚於汝州。貞元十一年秋，四至長安應試。十二年乃得一第，其時東野四十六歲，得第後旋即東歸，途經和州，與張籍會。貞元十三至十四年，寄寓汴州，依陸長源。其間又得機會，與韓愈、李翱講文論道，詩酒酬唱。至十五年春離汴回南，歷游蘇州、越州，再到常州。

貞元十六年，孟郊至洛陽應吏部銓選，爲溧陽尉。溧陽在今江蘇西南部，鄰接安徽，是僻遠小縣；縣尉官階從九品，掌地方治安，爲一介微吏；所以孟郊居官溧陽的心情是抑鬱的。據說他在任不事曹務，常往縣南五里投金瀨吟詩爲樂。縣令不滿他的所爲，竟白府以假尉代之，分其半俸，使孟郊終因貧困而辭官歸里。憲宗元和元年（八〇六），河南尹鄭餘慶奏孟郊爲河南水陸運從事，試協律郎，遂定居洛陽。其時韓愈也在東都，頗有詩友相聚之樂，更兼鄭餘慶多方照護，生活上比較安定。可惜這種光景沒有維持多久：元和四年，老母病故，孟郊丁憂去官；元和五年，三個兒子又相繼夭亡。家庭生活迭遭變故，使詩人一下子陷於貧病交迫之境。直到元和九年，鄭餘慶鎮興元，奏孟郊爲興元軍參謀，試大理評事。孟郊聞命前往，八月行至閿鄉（今河南靈寶），得暴疾死，終年六十四歲。

縱觀孟郊的一生，正是處在一個政治黑暗、民生凋敝、社會動蕩的時代；而他個人所走的生活道路，又是如此的坎坷不平。儒家的人生哲學與處世態度，加重了他的危機感和責任心；孤直而近於褊狹的性格，則使他在仕宦生涯中扮演着悲劇的角色。以致到他的晚年，老病侵奪，一貧徹骨，成爲徹頭徹尾的『窮者』。然而也正因爲他的『窮愁』和『失意』，遂使他把畢生的精力，專注於詩歌的創作。他曾作過這樣的自供：『夜學曉未休，苦吟神鬼愁。如何不自閑，心與身爲讎。』（《夜感自遣》）又說：『倚詩爲活計，從古多無肥。詩飢老不怨，勞師淚霏霏。』（《送淡公》其十二）在詩歌裏，孟郊寫下自己的理想、追求、愛和恨、痛苦和歡樂。他不但

把詩歌當做向不合理的社會抗爭的武器，而且以詩歌為生命實現了自身的價值。

一一

孟詩現存五百餘首，以短篇五言居多，沒有律詩。按其題材內容來分，主要是這樣四類：

一、抨擊藩鎮割據，反映民生疾苦。

中唐歷史最重要的一個特點，就是藩鎮割據，戰火連年，人民深受其苦。當年孟郊旅居河南，恰逢兩河狼煙四起，諸藩與唐廷互爭雄長，因此得親睹歷史慘酷的一幕，留下了記述藩鎮之變的詩篇。其中《殺氣不在邊》側重於從個人經歷和感受，表達對不義戰爭的憎惡，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切；《感懷》詩則力圖賦予重大事變以廣闊的歷史背景，詩中無論對李希烈叛逆行徑的斥責，抑或對朝廷用人政策的批評，都體現了詩人悲時憂國的懷抱。這次經歷無疑給了詩人太深刻的影響，以致他在平叛之後所寫的《傷春》和《答盧虔故園見寄》中，仍然保留着慘痛的記憶，以及縈繞於腦際的如焚的憂思。另一與之相關的事件，是發生在貞元十五年的汴州兵變，摯友陸長源被禍，為亂軍斃而食之。孟郊有《亂離》詩，痛悼這位剛正不阿的『留後』，同時對國事的糜爛表示無限的感憤。又有《汴州離亂後憶韓愈李翱》詩，一面寄託對兩位朋友的憶念，一面對叛逆者進行義正辭嚴的譴責。正因為孟郊生活在這樣的藩鎮割據的時代，和千百萬人民一起飽嘗戰爭的苦難，所以他腦子裏很自然地滋長出非戰的思想：

徒言人最靈，白骨亂縱橫。如何當春死，不及群草生。堯舜宰乾坤，器農不器兵。秦漢盜山岳，鑄殺不鑄耕。天地莫生金，生金人競爭。（《吊國殤》）

如果我們考慮到這是一個特定的時代，而不苛求作者對戰爭必然性有多少深入的瞭解，那麼詩中詛咒戰爭和對製造戰爭的封建統治者進行指斥，恰恰表達了廣大人民反對藩鎮割據、要求和平統一的願望。

與憂念國事相聯繫，詩人又異常關切民生疾苦。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隨着閱歷的增長，孟郊愈來愈多地看到了廣泛的社會不平的存在。例如《長安道》中展示的朱門歌吹與賤子獨泣的反差，《長安早春》所寫都人士女與勞動人民生活實踐乃至審美趣味的不同，無不說明現實社會中階級的對立與貧富的懸隔。在著名的《寒地百姓吟》裏，孟郊幾乎一字一淚地訴說北地百姓所受凍餒之苦：

無火炙地眠，半夜皆立號。冷箭何處來，棘針風騷勞。霜吹破四壁，苦痛不可逃。高堂撻鐘飲，到曉聞烹炮。寒者願爲蛾，燒死彼華膏。華膏隔仙羅，虛遠千萬遭。到頭落地死，踏地爲游遨。游遨者是誰，君子爲鬱陶。

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嚴酷現實，顯然已經使勞動人民陷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；詩人把勞動者的痛苦呼號和富貴之家宴飲達旦加以尖銳對比，流露出一種鬱積於內心的深廣憂憤。《織婦辭》以織婦自述的形式，表現勞動人民生活的艱辛，同時揭露官府對農民的繁重剝削。

『如何織紵素，自著藍縷衣』，是從切身經驗出發，向不公平的社會提出責問；『官家榜村路，更索栽桑樹』，則把百姓貧困的根源，直接追索到統治者的貪婪。孟郊的這類作品，在反映現實的深刻性上，即使比之杜甫、白居易，恐怕也不遜色。雖然這類作品在全部孟詩中所占比重不大，但已經足以證明，他的創作與人民生活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。他在《嚴河南》中說：『苦竹聲嘯雪，夜齋聞千竿。詩人偶寄耳，聽苦心多端。』可見其詩歌創作所繼承的，正是杜甫以來所有進步詩人具有的民胞物與的精神。

二、感慨不遇與自訴窮愁。

孟郊前半生困頓場屋，後半生沉淪下僚。因為他的不遇，其身之所歷與心之所感，屬諸吟詠，自多窮愁之句。『怨』、『苦』、『傷』、『愁』、『憂』、『病』、『貧』、『飢』、『恨』、『歎』等字屢屢出現，啼飢號寒幾乎成爲他詩歌經常性的主題。我們可以拿《秋懷》十五首作爲這類窮愁詩的代表：

秋月顏色冰，老客志氣單。冷露滴夢破，峭風梳骨寒。席上印病文，腸中轉愁盤。疑懷無所憑，虛聽多無端。梧桐枯嶢嶢，聲響如哀彈。（其二）

霜氣入病骨，老人身生冰。衰毛暗相刺，冷痛不可勝。鷺鷥伸至明，強強攬所憑。瘦坐形欲折，晚飢心將崩。勸藥左右愚，言語如見憎。聳耳噎神開，始知功用能。日中視餘瘡，暗鑷聞繩蠅。彼艱一何酷，此味半點凝。潛毒爾無厭，餘生我堪矜。凍飛幸不遠，冬

令反心慙。出沒各有時，寒熱苦相凌。仰謝調運翁，請命願有徵。（其十三）

外境的寒澀和內心的悲苦被孟郊形容到極處，足以產生刻骨銘心的效果。然而孟詩之感人，又不僅在他善寫窮愁，很大程度上還因為他在窮愁中表現出來的風骨。『出沒各有時，寒熱苦相凌』可以說是孟郊一生的寫照，而他『未嘗俛眉爲可憐之色』（辛文房《唐才子傳》卷五）。他在詩中常常以松月自勵，借冰雪寄意。其《寓言》云：『我有松月心，俗騁風霜力。貞明既如此，摧折安可得？』又《自惜》云：『零落雪文字，分明鏡精神。坐甘冰抱晚，永謝酒懷春。』又《答盧仝》云：『楚屈入水死，詩孟踏雪僵。直氣苟有存，死亦何所妨。』這種堅持操守的品質以及對事業的執着追求，同時代的詩人幾乎沒有一個可以和他比並的。

對於孟郊來說，唯獨社會的日趨腐化，是不能忍受的。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高尚的品質，都促使他對生活中的醜惡現象進行無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擊。在《感興》裏，他歎恨世道險阻和入世艱危：『昔爲連理枝，今爲斷絃聲。連理時所重，斷絃今所輕。吾欲進孤舟，三峽水不平。吾欲載車馬，太行路崢嶸。』在《湘絃怨》裏，他借三閭故事發抒感慨，對奸佞當道賢人失志的現象表示不滿：『嘉木忌深蠹，哲人悲巧誣。靈均人回流，靳尚爲良謨。我願分衆泉，清濁各異渠。我願分衆巢，梟鸞相遠居。』《擇友》詩直刺世風澆薄與人心叵測：『古人形似獸，皆有大聖德。今人表似人，獸心安可測。雖笑未必和，雖哭未必戚。面結口頭交，肚裏生荆棘。』《傷時》詩悲歎友道之喪亡：『古人結交而重義，今人結交而重利。……有財有勢即相識，無財

無勢同路人。』《懊惱》詩痛陳他在詩壇和官場遭遇的厄運：『惡詩皆得官，好詩空抱山。抱山冷婉婉，終日悲顏顏。好詩更相嫉，劍戟生牙關。前賢死已久，猶在咀嚼間。以我殘杪身，清峭養高閑。求閑未得閑，衆誚瞋虬虬。』對世道人心進行如此刻深刺骨的咒罵，也是前之未有的。只是我們讀時須知，東野亦不特自鳴其私而已，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畢竟跟世之盛衰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。大抵唐朝自安史亂後便一代不如一代，雖有李泌、陸贄等出來補弊救失，而其頹勢終不可挽，以致吏治腐敗，弊端叢生，世風日下，道德淪喪。這是孟郊不願意看到却不得不面對的現實，他的性格又孤直，絕不肯與世俗同流合污，故發爲歌詩，憤世嫉俗，自是矯激不平之音。

三、叙別離相思，寫骨肉情深。

如果說前述各詩，主要是寫孟郊的所憎，那麼在這些篇章裏刻削形容的別離相思、骨肉情深，以及下文即將談到的山水游賞與友朋贈答，便集中地表現了他的所愛。

寫別離相思者，以樂府居多，明顯地受到江南民歌的滋養。如《結愛》表現一位女子，在『一度欲離別』的特定時刻，對矢志不渝的美好愛情的蘄求與渴望，從頭至尾以『結』字相貫串，傳達出纏綿悱惻的情味。《征婦怨》是古老的題材，孟郊寫來却別具新意。如第二首：『君淚濡羅巾，妾淚滿路塵。羅巾長在手，今得隨妾身。路塵如得風，得上君車輪。』以淚巾淚塵屬之於人，固已悵悵切情；第四首：『生在綠羅下，不識漁陽道。良人自戍來，夜夜夢中到。』以

情之所鍾，使不識爲識，亦啓人想象。特別值得一提的，還有一首《別妻家》：

芙蓉濕曉露，秋別南浦中。鴛鴦卷新贈，遙戀東床空。碧水不息浪，清溪易生風。參差坐成阻，飄飄去無窮。孤雲目雖斷，明月心相通。私情詎銷鑠，積芳在春叢。

以清詞麗句寫柔情蜜意，展示了古貌又古心的孟郊心靈世界的另一側面。

《游子吟》是表現母愛的名篇：

慈母手中線，游子身上衣。臨行密密縫，意恐遲遲歸，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。

詩人說，偉大的母愛，好比春天的陽光廣被於萬物；爲人子者不過是寸莖小草，實難報答偉大的母愛於萬一。借着這新鮮的比喻，非常恰切地表達了對於母愛的極真切的體驗和極深沉的感慨。另如《子慶詩》寫晚來得子的歡樂，拳拳之意，溢於言表。《杏殤》九首寫老年失子的傷痛，呼天搶地的哭聲裏，聽得出詩人對命運的詛咒和對天道的懷疑。

又孟郊有豐、郢二弟，長年留居江南老家。集中若干篇什是抒發兄弟手足之情的。著者如《憶江南弟》，寫他以垂暮之年與孤寂之人，懷念遠在南方的弟弟，寫他因憶成夢，夢盡而後望空。望空無及，而形諸呼叫，呼叫不通，而至於怨天，至於憤世，發自內心深處的呼喚，足使讀者心靈受到強烈震顫。

四、山水游賞與友朋贈答。

孟郊壯年時嘗兩度漫游，足跡所至，幾半天下。這種漫游，既是對自然美的探索，又表現

爲情志的陶冶。所以在孟郊筆下，山水固有性靈，而詩人每多寄託。茲舉三例：（一）《游終南山》：

南山塞天地，日月石上生。高峰夜留景，深谷晝未明。山中人自正，路險心亦平。長風驅松柏，聲拂萬壑清。到此悔讀書，朝朝近浮名。

寫終南之高之大，足以森羅萬象而吞吐日月；寫終南之深之廣，見其幽明變化與百態千姿。盤空硬語於平中見奇，傳達出作者初游終南的獨特感受，而物境之危仄與心境之恬靜相反相成，又造就了詩情與哲理的美妙結合。（二）《越中山水》：

日覺耳目勝，我來山水州。蓬瀛若髣髴，田野如泛浮。碧嶂幾千遶，清泉萬餘流。莫窮合沓步，孰盡派別游。越水淨難污，越天陰易收。氣鮮無隱物，目視遠更周。舉俗媚葱蒨，連冬擷芳柔。菱湖有餘翠，茗圃無荒疇。賞異忽已遠，探奇誠淹留。永言終南色，去矣銷人憂。

所寫江南的秀麗景色，果然給人十分親切的感受，但亦不僅如此而已。詩約作於貞元十五年，其時東野雖已登第而猶未得官，心中不無鬱鬱，因此稽山鏡水的明瑟，是適足以蕩滌詩人愁腸的。（三）《泛黃河》：

誰開崑崙源，流出混沌河。積雨飛作風，驚龍噴爲波。湘瑟颼颼絃，越寶鳴咽歌。有恨不可洗，虛此來經過。

此詩所寫，氣象森雄。歷史與現實相接，神話與傳說交融，不啻展示了母親之河的聲音，簡直畫出了民族的英魂。面對滔滔河水，心靈受到陶洗，心胸爲之開闊。詩的結束二句，正好道出作者的這種心情。

集中所收友朋贈答詩，或叙友誼，或道惜別，或致勸勉，或陳感慨，數量已自不少，內容相當豐富。孟郊一生恪守古道，凡所贈答，皆出諸至情至性，既無須乎偽飾，在內容和形式上也往往不受一般贈答詩模式的束縛，寫來非常靈活。如《答友人贈炭》，便是從極平常的事實發掘詩情畫意，以極平常的語言寫出難言之情與難狀之景：

青山白屋有仁人，贈炭價重雙烏銀。驅却坐上千重寒，燒出爐中一片春。吹霞弄日光不定，暖得曲身成直身。

《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》描摹了獻上人奔放不羈、變化無端的草書藝術：

狂僧不爲酒，狂筆自通天。將書雲霞片，直至清明巔。手中飛黑電，象外瀉玄泉。萬物隨指顧，三光爲回旋。驟書雲靈霸，洗硯山晴鮮。忽怒畫蛇虺，噴然生風煙。江人願停筆，驚浪恐傾船。

這裏一連串的比喻似畫，而流注其中的情感是詩。由於作者打破了詩、書、畫三者的界限，遂使讀者吟詠之時，得到一種妙不可言的藝術享受。獻上人草書今已不傳，借着孟詩的比擬形容，猶不難想見其驚艷絕采。《連州吟》三章當是懷寄之作，編者把它歸在行役一類是不妥的。

貞元十九年關中大旱，韓愈以監察御史身份，上奏京畿天旱人飢之狀，懇求朝廷特敕京兆府停徵賦稅，不料因此得罪京兆尹李實，於是而有陽山之貶。孟郊深知事關朝廷隱秘而不願顯有揭露，故託爲此題，聊表感慨不平的懷抱。其第三章云：『朝亦連州吟，暮亦連州吟。連州果有信，一紙萬里心。開緘白雲斷，明月墮衣襟。南風嘶舜琯，苦竹動猿音。萬里愁一色，瀟湘雨淫淫。兩劍忽相觸，雙蛟恣浮沉。鬪水正回幹，倒流安可禁。空愁江海信，驚浪隔相尋。』因東野平生并未到過連州，故全詩純以想象爲詞，所寫奇詭變幻之境，却恰切地表現了兩位老友相知相契的情誼。在孟郊寫給韓愈的詩中，這是最感人的一首。至若贈答詩中感慨平生、發摠心懷之作，則不平之鳴，亦時有所聞。如《贈崔純亮》之言世途窄礙：『食薺腸亦苦，強歌聲無歡。出門即有礙，誰謂天地寬？』如《上達奚舍人》之言直道難行：『萬俗皆走圓，一身猶學方。常恐衆毀至，春葉成秋黃。』如《贈竟陵盧使君虔別》之言苦貧甚於苦熱：『赤日千里火，火中行子心。孰不苦焦灼，所行爲貧侵。』蓋孟郊以窮愁不遇而善鳴，故其所作，究以苦語爲多。

韓愈《送孟東野序》有云：『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。……人之於言也亦然，有不得已者而後言，其歌也有思，其哭也有懷，凡出乎口而爲聲者，其皆有弗平者乎。……唐之有天下，陳子昂、蘇源明、元結、李白、杜甫、李觀皆以其所能鳴。其存而在下者，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。』所以從總體上，正不妨認爲，一部《孟東野詩集》，其實便是不平之鳴的產物。

孟詩的內容已如上述，茲略論其風格。一個作家的藝術風格常常不是單一的，孟郊亦復如此。他的詩，固然有搜奇抉怪、矯激不平的一面，同時亦不乏平易沖淡、宛轉含蓄之作。

其平易沖淡、宛轉含蓄者，如《征婦怨》：『生在綠羅下，不識漁陽道。良人自戍來，夜夜夢中到。』如《獨愁》：『前日遠別離，昨日生白髮。欲知萬里情，曉卧半床月。常恐百蟲鳴，使我芳草歇。』皆俯拾而得，脫口而出，寫來毫不費力，其格力氣味，直可追攀漢魏。但細加比較，二者到底又有所不同。胡應麟說：『兩漢之詩，所以冠古絕今，率以得之無意。不惟里巷歌謠，匠心信口，即枚、李、張、蔡，未嘗鍛鍊求合，而神聖工巧，備出天造。』（《詩藪·內編》卷二）孟詩却從鍛鍊中得來，他的自然是經過了巧思的，故不能如漢魏詩之渾樸。孟郊寫常人常事，而以常語出之。憑着他極敏銳的感覺，每每於常人常事抉發新意。長安道上，人來人往，古今如一，有誰去注意呢？不料在《送柳淳》中，孟郊借此大發感慨：『青山臨黃河，下有長安道。世上名利人，相逢不知老。』人總是要老的，不老的是青山，是黃河，是通向長安的古道。既然如此，那麼爲了一己之名利而汲汲奔走者，其意義又在哪裏？字裏行間，看得出作者對名利之徒的卑視。但感慨是對柳淳而發的，柳淳將赴長安應試，拿這番話送他，既是勸勉，又不無警戒。寥寥二十字，古意與詩情，俱在其中。又如《借車》：『借車載家具，家具少於車。借者